



刘奇 / 著

中国三农 “危”与“机”

让农民不再贫苦，让农村不再贫困，让农业不再危险，应成为工业文明、城市文明时代社会道德的底线。在“一日三餐”这个全社会最大的公共点上，每个人都应多一点“粮心”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中国三农 “危”与“机”

刘奇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三农“危”与“机” / 刘奇著. —北京：中国发展出版社，2014.1
ISBN 978-7-5177-0067-8

I. ①中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农业经济—研究—中国 ②农村经济—研究—中国 ③农民问题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F32 ②D422. 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4219 号

书 名：中国三农“危”与“机”
著作责任编辑：刘奇 lib.ahu.edu.cn
出版发行：中国发展出版社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标 准 书 号：ISBN 978-7-5177-0067-8
经 销 者：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者：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：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：17.75
字 数：240 千字
版 次：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：40.00 元

联系 电 话：(010) 68990630 68990692
购 书 热 线：(010) 68990682 68990686
网 络 订 购：<http://zgfzcbs.tmall.com/>
网 购 电 话：(010) 88333349 68990639
本 社 网 址：<http://www.develpress.com.cn>
电 子 邮 件：bianjibu16@vip.sohu.com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，请向发行部调换

序 言

陈锡文

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，我国粮食已经实现了“九连增”，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我国粮食进口也在逐年增长，而且进口的增幅高于国内粮食产量的增幅。显然，我国农业现代化正处于挑战与机遇同在的十字路口。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越需要全社会对三农问题有一个系统的了解，有一个科学的认识，有一个全面的把握。一日三餐，人人需要，这是铁律。因此，用刘奇同志的话说，全社会都应多一点“粮心”。我想，所谓“多一点粮心”，就是多一些对“三农”的关心、关爱和关注。

说起“三农”，很多人都可以道出个一二三来。社会上针对三农问题的各种议论频发，诸多观点纷呈，其中确有不少真知灼见。这是大好事，说明三农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。毋庸置疑，许多问题都需要集思广益、认真研究探讨，比如确保粮食安全的措施、土地制度的创新、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、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、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、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、农民工问题的解决、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等。但有些问题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，比如，在高速推进城镇化的当下，一种“离农越远，离现代化就越近”的观点在一些地方滋生，似乎城市才是文明的代表，农村是反文明的代表。有的同志在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中

陈锡文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办公室主任。

2 中国三农“危”与“机”

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思路考虑问题、设计制度、制定措施，因此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城市日新月异、农村面貌依旧的现象。实际上，农业文明是与工业文明、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，它们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、你死我活的关系。没有农业文明，一切文明都将是空中楼阁。我国在实现“四化”同步发展的过程中，关键是农业这条短腿跟不上，不把这条短腿加长，“四化”就无法同步。而要加长这条短腿，必须推进“三体共化”，即作为本体的农业、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共同现代化，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

刘奇同志的又一新著《中国三农“危”与“机”》，秉承了他的一贯文风，以其独到的视角、独特的思考，围绕人们当前普遍关心的三农方面最热门的话题，较为系统、全面地进行释困辨难、解惑答疑，提出的问题很有现实性、针对性，给出的对策也很有合理性、可操作性，且思辨深刻，视野开阔，观点鲜明，语言鲜活，可读性强。该书对当前三农领域的重大问题基本都有所涉猎、有所解析。通观全书，看似每文独立成篇，但却构成上下贯通、相互呼应、浑然一体的内在逻辑体系。我相信，不管是三农领域的理论工作者、实践者，还是有心关注三农问题的社会各界，读后都会有所收获、有所启迪。

2013年9月

目 录

第一章 ◦ 让社会多一点“粮心” 1

在粮食武器化、种子殖民化、竞争农业化的背景下，有专家预测，未来十年，农业将成为中国和美国进行国际竞争的最终竞技场。不难看出，人类社会的竞争，最终又回到了农业这个维持基本生存的原点。在“为了我们的一日三餐”这个公共点上，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多一点“粮心”，自觉保卫“食物主权”。在厌农、弃农已成风潮的背景下，“粮心”是“良心”的反映，“粮心”缺失，就会“凉心”。你可以不吃中药，你可以不吃西药，但你很难不吃农药；你可以不吃有毒的食物，你可以不喝有毒的水，但你必须呼吸有毒的空气。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足，“物质成熟”的同时，理应进入“精神成熟”期。

第二章 ◦ 必须走出“离农越远，离现代化越近”的认识误区 ... 25

农业是“生命工程”，它的生产对象是活的生命体，消费对象也主要是活的生命体，一日三餐，人人需要，这是铁律。坊间戏言：今天能左右地球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国家领导人，一个是节目主持人。没有舆论的支撑，农业现代化恐怕只能是“神话”。农需更“浓”，业当大业，是农业文明支撑着中华五千年文明薪火相传历久不衰。在工业文明、城市文明时代，理应走出“离农越远，离现代化越近”的认识误区；让农民不再贫苦，让农村不再穷困，让农业不再危险，理应成为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。

第三章 三体共化：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 41

农业现代化，农业是本体，农民是主体，农村是载体。农业现代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“化什么”、“谁来化”、“在哪儿化”的问题。它不光要“化”本体，还要“化”主体，也要“化”载体。“三体共化”是农业现代化体系的基本架构。

第四章 不能让农业现代化在土地问题上打转转 63

中国农地的核心问题，主要在于“城与乡”的二元制，而不在于“公与私”的所有制。土地制度的变革历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，众说纷纭。实践者也是一头雾水，各行其是。但“怎样种地，谁来种地”这个核心问题必须搞清楚，把准方向、遵循规律是关键，别让农业现代化在这里打转转。

第五章 都市农业：农业现代化的先头劲旅 97

农业已经把自己的根系从人们的肠胃里延伸到人们的头脑里，从物质延伸到精神，从乡村延伸到城市。都市农业，有着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集聚资源条件，面对的是最有话语权的人群，身处最易形成强势舆论的涡流之中。城市越大，人们向往“农味”的兴趣越浓。从都市农业起步，应是建设农业现代化的优选路径。

第六章 农村要发展，得把“钱途”整明白 107

没有钱什么“化”都将是一句空话，“货币战争”的硝烟已经弥漫在世界的角角落落，唯独有着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还几乎是一片盲区。在“满城尽戴黄金甲”的“金融为王”时代，农村面临的是工、农、建、中、邮“五龙吸水”、“无龙放水”的局面，乡村要发展，无疑先得把“钱途”整明白。

第七章 粮食安全 ABC 127

有专家估算，我国人均约 800 斤的粮食占有量，仅相当于唐天宝年间的水平。而那时只有人吃粮，动物吃草不吃粮。今天，不仅人要吃粮，动物吃粮正以每年 20% 多的速度在增长，机器更张开血盆大口与人和动物争粮。况且，过去种粮的变成吃粮的（2.6 亿农民工），过去吃粮的变成吃肉的，而肉蛋奶都需要粮食转化。在耕地和水资源越发趋紧的背景下，中国粮食安全路在何方，尤须关注；粮食安全、农产品安全、食物安全，抑或食品安全，值得深入探讨。

第八章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价值如何定位 149

城乡关系如同夫妻关系，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，谁也不能取代谁。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深地根植于 300 多万个自然村落，中华文化之所以有着极强的同化力和包容性而生生不息，多仰仗于这 300 多万个自然村落。“灭村运动”是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连根拔起。2000 年到 2010 年，中国的村庄已经由 360 万个锐减到 270 万个，要警惕！农业现代化不能没有载体，不能成为无根浮萍。

第九章 城镇化就是把农民“化”入城镇的过程 169

经济建设讲的是效率，而社会建设则要的是公平。城市把最容易资本化的人口引到城市，把最难以资本化的人口留给农村，农业现代化背着这个沉重的大包袱，如何“化”得起来？而两亿多农民工绝大多数却又在单枪匹马闯天下。家庭这个社会的基础细胞破裂，社会肌体必然生病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人口流动家庭化是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社会目标。

第十章 从“城乡中国”到“城镇中国” 211

中国现代化大体分为三个节点：第一个节点是“农民中国”，第二个节点是“城乡中国”，第三个节点是“城镇中国”。当前，我们正处于“城乡中国”这一节点上。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农业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宏观环境。

第十一章 乡村民主在路上 255

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的最大区别在于，前者追求的是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五位一体的大目标，而后者主要追求的是经济目标。纵观人类社会管理方式发展的轨迹，可以概括为“三颗脑袋”：砍脑袋、洗脑袋（思想改造）、数脑袋（民主表决）。追求民主是农业现代化的政治目标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村庄的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，应着力打造三股新生力量。

第十二章 寻策以“机”化“危”，整合六种声音 265

新时代的领导方法已经由号召动员型、指标压力型向民主合作型推进，回应型政治正悄悄向我们走来。鼎新革故，官商角徵羽，东西南北风，倾心辨听各种声音，才能知“危”识“机”，真切把握中国三农“危”在“机”存的现实，找到以“机”化“危”的路径，避免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尴尬。

第一章

让社会多一点“粮心”

在粮食武器化、种子殖民化、竞争农业化的背景下，有专家预测，未来十年，农业将成为中国和美国进行国际竞争的最终竞技场。不难看出，人类社会的竞争，最终又回到了农业这个维持基本生存的原点。在“为了我们的一日三餐”这个公共点上，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多一点“粮心”，自觉保卫“食物主权”。在厌农、弃农已成风潮的背景下，“粮心”是“良心”的反映，“粮心”缺失，就会“凉心”。你可以不吃中药，你可以不吃西药，但你很难不吃农药；你可以不吃有毒的食物，你可以不喝有毒的水，但你必须呼吸有毒的空气。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足，“物质成熟”的同时，理应进入“精神成熟”期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把“三农”工作放在全党、全国和全部工作“重中之重”的位置。“重中之重”，一个在汉语词汇里已达极点的程度表述，旨在警世，意在醒世！“三农”问题的根本就是对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问题。全社会都应树立一个理念，只有农业文明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，没有农业文明，任何人类文明都将毫无意义。失去农业文明的“文明”，是可怕的“文明”，很可能也是灾难性的“文明”。在强势文明视农业文明为拦路虎，以泰山压顶之势挤兑它、摧残它、吞噬它之时，“重中之重”更显得越来越重！

一、从当今世界格局看：粮食武器化，种子殖民化，竞争农业化

基辛格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曾预言：谁控制了石油，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；谁控制了货币，谁就控制了世界；谁控制了粮食，谁就控制了地球上所有的人。实际上，当今世界粮食已经被“武器化”了，农产品也相应被“武器化”了。基辛格的粮食控制论应该是“粮食武器化”最经典的表述。自古以来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都是商人囤积居奇的投机品。垄断粮食等农产品，既可以牟取暴利，也可以控制人或者伤害人。二战以后，西方国家正是根据基辛格“谁控制了粮食，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”的战略思想，制定了“粮食武器化”战略，在多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。发展中国家谁不听话，就不给你饭吃，以此巩固世界霸权地位。美国过去有 1 亿多吨玉米出口，2008 年以来大上乙醇加工企业，玉米一粒不出口，导致墨西哥等国家粮食供应链顷刻断裂，举国恐慌。2009 年美

国生产了 4.16 亿吨谷物，其中 1.19 亿吨用于乙醇燃料生产，这些谷物足以供 3.5 亿人生活一年。2010 年，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燃料的玉米增长到 1.4 亿吨。目前世界粮食需求增长令人震惊。1990 ~ 2005 年，年均需求增长量为 2100 万吨，而 2005 年至 2010 年的五年里年均增长到 4100 万吨，几乎翻了一番。世界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粮食能够自给的不足一半。世界年产谷物 21 亿到 22 亿吨，贸易量仅 2.5 亿吨。2011 年 1 月 5 日，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粮价指数已达到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水平。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战略布局已进入到中国最核心的粮仓部位，美国农业部已分别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、沈阳等地设立多个农业贸易处，并可能还将继续扩大。这是从国家层面加强占领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兵力布局。孟山都、杜邦等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也在加紧步伐攻城掠地，抢占中国农产品市场。中国三大肉产品加工集团中，雨润、双汇已被高盛全部买下，宝迪正在谈判，并且他们还步步为营，大量收购猪、鸡等大型养殖场。农产品已经成为美国像美元一样控制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，他们已拥有诸多优势，他们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，有着百年历史的世界 ABCD 四大粮商前三大在美国，最先进的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也在美国。目前，世界粮食贸易量的 80% 被四大粮商控制，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百年经验，已经完成对上游原料、期货，中游生产加工及品牌，下游渠道供应的绝对控制权。2010 年，国际粮油巨头丰益国际已与黑龙江省政府签下了 65 亿元的投资协议，强化东北的粮食加工。如此下去，中国人当“粮奴”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。房奴、孩奴、病奴、卡奴、车奴，中国人已经又到了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的时候了。作为最原始、最传统的农产品，一旦被“武器化”，它将成为最先进的现代武器，攻无不克。没有哪种武器比粮食更具杀伤力。

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新能源技术、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三大前沿科技的竞争，而中美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上，生物技术在今天最广泛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农业领域。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已成为生物技术角逐的主战场。美国从 1962 年开始搞转基因研究，到 2001 年已有 130 多个农作物品种实现转基因化，今天会更多。西方强国利用转基因等技

4 中国三农“危”与“机”

术进行的种子革命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农作物的产量，更重要的是为控制他国自有的种子资源，并形成对其商品种子的永久性依赖。一旦一国的种子依赖他国或被他国控制，粮食等农产品安全、甚至食物主权便无从谈起。在这方面，美国深谋远虑。我国加入WTO以来，大豆及其产业基本美国化了。世界大豆年产量2.5亿吨，参加国际贸易的不足1亿吨，而60%以上都让中国购买了。我国每年进口大豆不断攀升，2009年4255.2万吨，近几年已突破6000万吨。而我们如果自己种植这些大豆，得需要拿出4亿多亩耕地才能有这么多的产出，且质量也跟不上。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、大豆的故乡，但目前中国有4000多万大豆种植者面临失业和生存危机，主产区的大豆加工企业全面瘫痪。玉米种子正在加速美国化和转基因化，玉米种子也正在沦陷，被美国占领。棉花种子约20%左右的份额也被美国种子占领，且每年以10%的速度扩大，同时还在向水稻、小麦、土豆等品种延伸。中国最大的蔬菜基地山东寿光的蔬菜种子90%以上为外企控制。中国种业正在一步一步被殖民化，一旦种业被全面殖民化，人家让你吃什么品质的东西，你只能吃什么品质的。给你多少吃，你只能吃多少。这可能比1840年鸦片输入中国的速度不知快多少倍，容易多少倍，也不知危险多少倍！有专家预言，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，农业将成为中国和美国进行国际竞争的最终竞技场。不难看出，人类社会的竞争，最终又回到了农业这个维持基本生存的原点。一些国家已经把“粮食安全”战略上升为“粮食主权”战略，防止世界“种子帝国”的操控。“粮食主权”可以说实质上就是最大的国家主权。有些国家的农民正在采取多种方式要求“种子民主”，反对“种子帝国”的强行推广，争取“种子”选择的自由。印度已经出台政策，要求限时实现种子国产化。日本为确保大米国产化，不惜重金给农民补贴，支持农民种水稻，国家不进口一粒大米。澳大利亚对农产品的进口历来严加管制。连美国这个“种子帝国”也对自己的农产品安全高度警惕，“9.11”之后即出台了轰动世界的“生物国防法”，防止别国利用生物技术搞“农业恐怖主义”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。中国的种业必须迅速上升为国家战略、国家理念、国家意志的层面加快建设步伐。未来社会，

说种业是关系到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，并非危言耸听。中国科学院研究报告认为，中国农业已落后美国 108 年，落后英国 150 年，落后法国、日本也在百年以上，比巴西还落后。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，“四化同步”只能是一个美梦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全世界资产阶级都富得一个样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穷得不一样；全世界资产阶级无国界发财，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国界打工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，发达国家的工人则容易组织起来对抗发展中国家的工人，反对廉价劳动力和低价产品对他们的冲击。全球打破了马克思时代的世界格局，国家民族不强大，亡国灭种不是枪炮，而是在看不见的基因战线，在一日三餐里灭掉你，这是物质上；精神上，西方国家正在争夺“制脑权”，他们已经在“制空权”、“制海权”上做足了文章，现在正通过信息操纵，影响公众的思维、判断和认知。有一本书《统治世界》（何新著），向世人揭示有一个叫共济会的组织在控制着世界，它 400 多年前在英国成立，现在发达国家的领导差不多都是其成员，各国财团、跨国公司的老板包括比尔·盖茨等都是其成员，其战略目标就是消灭被他们认为占总人口 80% 的垃圾人口，由精英控制世界。他们认为地球的理想人口为 5 亿左右。为此，他们一直致力于生物技术研究，如转基因、各种疫苗等，以此控制所谓的垃圾人口的增长。发达国家研制的各种疫苗都有抑制生育的功能，转基因农作物更是从食物上控制欠发达国家的生存问题。

二、从中国农业现状看：要素流失，环境恶化，能力疲软

当今世界，有五分之一的国家缺粮，六分之一的人喊饿，11 亿人吃不饱饭，1 亿多中国人营养不良。就中国而言，农产品产量仍然不稳，由于投入不足，工程措施滞后，旱涝保收面积不足一半，总体上“靠天收”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，一遇灾年，农产品减产的可能性随时都

6 中国三农“危”与“机”

会发生。目前，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 700 多斤，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测算，早在 1000 多年前的唐朝天宝年间人均占有粮食就已达到这个水平。而当时只有人吃粮，动物吃草不吃粮。今天不仅人要吃粮，动物要吃粮，机器也要吃粮。而且过去种粮的变成吃粮的（2.6 亿农民工），过去吃粮的（城里人）变成吃肉的，而肉蛋奶都需要粮食转化。一面是粮食无限需求，一面却是耕地奇缺。我国耕地总面积居世界第四位，但人均耕地面积仅 1.4 亩，世界排名 126 位以后，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，只是美国的 $1/13$ 、加拿大的 $1/18$ ，连人多地少的印度人均耕地也是我国的 1.2 倍。地少且流失过快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全国耕地锐减了近 3 亿亩。为此，中央一再敲响警钟，要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。而这 18 亿亩红线已经是退到不能再退的红线，专家原设定三条红线，分别是 23 亿亩、21 亿亩和 18 亿亩。但是，“钟照敲，线照闯”的现象十分普遍。耕地锐减，且减的都是好地。为应对国家占补平衡政策，所谓开发出的新耕地，大都在交通闭塞、气候水土条件很差的地方，即便面积补上了，但农产品产出率也会大受影响。城市急剧扩张，全国 183 个城市宣布要建国际化大都市，这是圈占耕地的强烈信号，今后不知还会有多少好地被圈占。全国城市蔬菜自给率已下降到不足 30%。北京郊区菜地已由 17 万亩减少到几千亩，蔬菜自给率已不足 10%。杭州种菜面积每年都以 10% 的速度在递减。人们要吃粮，也要吃菜。今天不少人对粮肉菜的需求结构已由过去的 8：1：1 变为 4：3：3。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代，菜比粮显得更不可或缺，更具敏感性。中国目前每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大体在 23 亿～25 亿亩，其中粮食 16.5 亿亩，蔬菜 3 亿亩，其余是各种农作物。中国粮食和食油进口不断增加，生产与需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，根据目前需求，中国需要 30 亿～35 亿亩播种面积，还有 7 亿～10 亿亩的缺口无法平衡。我国粮食已经“九连增”，从 2003 年的 43070 万吨增长到 2012 年的 58950 万吨，粮食年产量增长 36.8 万吨，但同期进口量增长却高达 217%，2012 年粮食进口总量超过 7200 万吨，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进口 107 斤粮食。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原定 90% 的底线，跌倒 88%。我国每年进口世界大豆贸易量的 60% 多。但我国人均消费植物油

仅 18 公斤，还赶不上世界人均 20 公斤的水平。

城市的扩张，工业的发展，已经使中国打破了几千年来南粮北运的格局，今天是反过来北粮南运，广东现有一亿零七百万人口，粮食自给率已不足 30%，福建、浙江的自给率也不足 40%，过去的鱼米之乡吃的都是东北大米。北粮南运格局的改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资源配置的错位如何改变。这可是一项很难扭转的浩大工程。中国农业的格局包括生产方式因气候条件、自然环境等因素在隋唐之前即已定型，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一千多年里基本没有多少改变，今天要重新调整南北格局，重新配置南北资源，绝非易事。

在“金融为王”的当今时代，支撑农业发展的资金奇缺，农村大量的闲散资金被工、农、建、中、邮五大国有金融机构抽走用于城市和工业发展，三农贷款问题一直悬在半空，国有金融机构只在全国几万个乡镇中搞六百多个乡村银行做做样子，农业嗷嗷待哺的资金饥渴症丝毫没有缓解。

农业科技仍然比较落后，我国科技贡献率仅为 50%~60%，发达国家都在 70%~80% 以上。2009 年，我国投入农业的科研经费约为 21 亿元人民币，而美国孟山都一家公司投入的科研经费就高达 8 亿多美元。中国和美国在农业科研方面巨大的投入差距由此可见一斑。

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是“两头在乡”，老的和小的，即所谓的“386199”部队。劳动力大量流失，而且是单向道地流向城市、流向发达地区。传统的中国社会，从乡村走出去的人，无论当官还是经商，大都叶落归根，衣锦还乡、告老还乡，在乡村定居，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发展。包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，2000 多万知青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外部文明。这些从城市流向乡村的精英，塑造着乡村的主流话语，导引着乡村的道德走向，提振着乡村的人文精神，维系着乡村文明的薪火相传。今天，农村成了人才的“播种机”，而城市成了人才的“收割机”。不论是从政从商，还是就学务工，出去了就再也不愿回来。人才资源极度匮乏，有些地方几近枯竭。我们经常津津乐道于 30 多年来的人口红利，殊不知 2 亿多农村精壮劳动力默默在城市工

作，人口红利大多被城市掠取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少得可怜。有专家测算，公元 1000 年时，北宋都城汴京一个民工一年的收入可购买的大米数量，如果按照 2009 年的粮价折算相当于 3200 美元，正好等于 2008 年我们人均 GDP。历史前进了 1008 年，农民工的收入不升反而下降了许多倍。同时，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，使农民无心务农。

我国现在有超过 2000 万公顷的耕地受到污染，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20% 以上。1996 年到 2006 年间，中国氮肥和磷肥施用量同比增幅为 40% 和 60%，农药使用量则同比上涨了 80%。水污染更为严重。据调查，我国只有 3% 的城市水源基本清洁，97% 的城市水源受到污染，其中严重污染的占 64%。有专家研究，有效治理深层污染需要上千年的时间。乡村田野流淌的大小河沟，污染程度更是触目惊心，臭气熏天、鱼虾绝迹的现象为数不少。用这样的水质灌溉农田，生产出的农产品可想而知。有关研究认为，我国目前废水排放量已成世界之最，每天废水排放量比美国、俄罗斯、德国、印尼、泰国、法国、乌克兰、越南和意大利九个国家的总和还多。中国 60 万个行政村每年生产 90 亿吨污水、2.8 亿吨垃圾，基本处于“污水靠蒸发，垃圾靠风化”状态。全国每公顷农田使用化肥 318 公斤，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2.5 倍。中国化肥有效率只占 35%，其余 65% 流失，污染环境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弗兰克·芬纳 2010 年曾预言，地球将无法承受人类的“人口大爆炸”和“无节制的浪费”等行为，人类将在 100 年后灭绝，这似乎是耸人听闻，但如果我们如此放任下去，后果必将由我们自己承担。有关调查显示，“癌症村”数量已达 247 个，遍布 27 个省，而且数量还在逐年增加。有外国人讽刺中国说，中国人死了，拍扁了就是一张完整的化学元素周期表，吃的、喝的、呼吸的什么元素都有，一样不缺。

水危机是世界性的难题，地球表面水体面积约占 72%，但 97.5% 的水是咸水，只有 2.5% 的水是淡水，这么少的淡水有 70% 都冻在南极和北极，其余都埋在土壤中和深层地下，不能直接供人类使用。可供人类直接使用的淡水只占地球水体的 0.007%。现在世界上有 12 亿人面临中